

如果古代也有运动会……

眼下,杭州第19届亚运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,全民体育热情高涨。事实上,竞技体育伴随了整个人类历史,带有竞技色彩的体育运动在各个朝代都备受各阶层的喜爱。那么,在古代生活中,人们是如何进行体育运动的?中国体育博物馆馆长黄金表示,蹴鞠、围棋、龙舟、武术、骑射等项目,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的代表,也是当今在亚洲各国广泛开展的体育运动项目,彰显出明德尚礼、以和为贵、道法自然、天人合一的中国体育文化价值观。本期让我们从中国体育博物馆的6件文物中,感受古人的运动风采。

《仇英款射箭图》局部



射箭

作为六艺之一,射箭在中国古代不仅是攻城拔寨的重要手段之一,更是一种修身养性、培养君子风度的方式;而且,古时射箭还具有严格而复杂的仪式流程,被称为“射礼”。在做客、宴请之时,射箭则成为了一种社交活动。如这幅《仇英款射箭图》,画面中描绘了明代官宦人家邀请客人在庭院中射箭的场景。

《马术图》局部



马术

马术原本是人驾驭、骑乘马匹的技能,现已逐渐发展成为在竞技场上检验人马配合、协同工作能力的独特体育项目。中国马术历史悠久,在汉唐时期,上至王侯将相,下至平民百姓,不论男女老幼都热衷于骑射、马球等马术娱乐活动。这幅《马术图》中描绘了古人高超的马上杂技技巧,其造型丰富、刻画细腻,人物姿态生动、色彩艳丽,是一件难得的马术绘画艺术作品。

《设色出行图》局部



龙舟

赛龙舟历史上是一项节日仪式,如今更多地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群众体育运动。春秋战国时期,龙舟在吴、越、楚等地区流行,并被赋予纪念屈原的意义,形成古代端午赛龙舟的习俗。划龙舟比赛是“取其轻利”,看谁划得最快。在“鼓击春雷”“棹歌乱响”中,水面艘艘龙舟,犹如“飞凫”,御风疾驶,棹影翻飞。为了增加观赏性和刺激性,参赛龙舟到达终点时,划龙舟者还要“翻身径入”水中,抢夺设在水中的浮标。这幅《设色出行图》描绘了仪仗出行、龙舟竞渡等人物众多、场面恢弘的生动场景。

《仕女蹴鞠图》局部



蹴鞠

蹴鞠又名“踢鞠”“蹴球”“踢圆”“踢圆”等,起源于春秋战国,兴盛于宋代。作为一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足上球类运动,中国蹴鞠在2004年被国际足联正式确认为世界足球运动起源。这幅《仕女蹴鞠图》描绘了仕女集体进行体育活动及游艺的画面,其中对蹴鞠的刻画非常生动,蹴鞠的花纹清晰可见。

《仕女弈棋图》局部



围棋

围棋是一项历史悠久、凝聚着中华民族智慧精华的智力运动。作为中国最古老的益智游戏,围棋拥有深邃的内涵。围棋活动自唐代开始在中国古代女性中盛行,到清朝时期已成为宫廷、贵族妇女中广泛盛行的一项体育活动。这幅《仕女弈棋图》描绘了春临大地、风和日丽之时,女性相聚在一起,以弈棋、观鱼、赏花为戏,彰显雅致情趣。

《官绣婴戏图》局部



武术

从先秦的战术搏击、汉代“角抵”、晋代“口诀要术”到唐代“武举制”、宋元“武社武馆”,再到明清武林门派林立,拥有几千年文化积淀的武术被誉为中国的国术。中国古代儿童是如何习武的?这件与“婴戏”相关的文物展现了中国古代儿童的“体育启蒙”,画面中儿童的形象刻画非常传神,对儿童练习武术的生动描绘尤为细腻。

(来源:新华社)

老汪说宋瓷

每个城市都有一些独特的群体,他们就生活在我们身边,我们却很少有机会走近他们。在杭州,捡瓷片的那些人就是一种独特的存在,他们或多或少都是有点故事的人。在杭州捡瓷片的历史,至少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国时期,中间虽有间断,但从八十年代初,紧跟杭州城市建设步伐,捡瓷片又迎来了新的高峰期,并延续至今。这样算来,在杭州捡瓷片已有上百年的历史。

从八十年代以来的这次高峰期中,我参与其中、了解较多的是近二十年的情况。前二十年的情况,陆陆续续地从当事人那里听到一些,从相关论坛上 also 看到一些。对这四十年在杭州捡瓷片的情况,心中有了大致的轮廓。

在杭州捡瓷片这个群体中,有本地居民,也有外地人。本地人捡瓷片,多是出于爱好或学术,而外地人多是为了谋生。在外地人中,以河南、江西、安徽的居多,江苏的也有一些,别的省份就很少了。

抛开本地人不讲,河南、江西、安徽的称得上是“三分天下”,三个圈子里,多数是“亲连亲”,我们能想到的各种亲戚关系在这里差不多都有。

我初涉瓷片早市时,看到的是一个圈子。时间久了,看得出是三个圈子。我跟这三个圈子都打了多年交道。大家的脾气性格有共性的东西,也有明显的区域特点。今天先聊聊跟江西朋友打交道的情况。

老夏是上饶的,个子中等偏下,瓷片早市上,他对客人通常是笑脸相迎的。在捡瓷片的人当中,他是第一个叫到我他租住屋里吃饭的人,我也一直想走近这个群体,多了解他们的日常,就爽快答应了。

那是个周日的中午,他早早地在紫阳街道的一个小巷口迎着我。我跟他到了一个小巷间,里面的光线暗,刚推开门让我一惊,一个熟悉的身影坐在窗子边上安安静静地洗瓷片。

这个人是小夏,我跟他打交道多年,他是个一米八的大个子,身板也直。我跟小夏打了招呼,小夏也冲我笑笑。走进里屋坐定,我问老夏,跟小夏是老乡?合租在这里?老夏笑了,哪里呀,他是我儿子。我端着茶杯,眼睛瞪着老夏,懵了半天。

印象中,我跟小夏打交道的时,跟老夏一样长。周六早市上,他们各摆各的摊,也从不挨着。哪能想到他们是父子呢。

这顿饭上,我从老夏那里摸到了一个诀窍,这个诀窍帮了我好多年。那就是,买瓷片时,若看到一个摊位上有八九片自己喜欢的东西,心里先估摸个预期价,然后和摊主商量,最好把这个摊位的东通吃掉,也就是常说的打包。

老夏说,每周六赶早市,捡瓷片的人最高兴的莫过于把上周捡的瓷片卖个干干净净,一片不剩,然后,喝个小酒,心里开心,脸上有光,同行也羡慕。

后来,我每次赶早市,常常按老夏说的这样去做。到了早市后,迅速到各个摊位上扫一眼,心里先盘算好,哪个摊位是准备打包的,哪些是准备挑挑拣拣买的,这样,心里沉着,动手干脆,早市上一个多小时下来,常常是既能买到一些心意的瓷片,又能有一定的积累。

十七八年来,每逢周六,早上六点多赶到早市,八九点回到家里,先把一大盆水接好,然后把一袋子瓷片一块一块地放进水里。于是,满盆子的唐宋元明清,以宋居多,各朝瓷片都有;满盆子的青白灰黑蓝,以青为主,各种釉色间杂。一个个周六就在这简单又重复的劳动中流逝。



图为早年杭州老城建设工地所出的南宋龙泉小盏。